



内 容 简 介

一面锈色的青铜菱花镜，带着青烟来到了大唐——中国历史上最灿烂的黄金时代。

在古董守护神的帮助下，她开了一间古董店——绛珠古记，从此展开了她传奇的时空之旅。

神话般的奇遇围绕着青烟，拉开了她爱情故事的序幕。青烟遇上了各色男子，那些绝色男子的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

带着最初与最后的回忆，踏上了错综复杂的千年寻爱。

哪怕流转千年的雪月，也会在我的指尖融化。

因为在雪的尽头，等待的是我的灵魂。

那场冷花雪月，埋葬了我们所有的记忆，深深的爱恋。

当我找到你的时候——

我只希望，我们再也不分开……

永远在一起。

责任编辑：李庭军 王佳欢

整体策划：孙业钦

发行总监：孙悍云

ai-dll@163.com
嫁衣工舍 装帧设计：邓琳之

ISBN 978-7-5317-2231-1



9 787531 722311 >

总定价：71.40 元

目录

mulu

03

【夜別筵】(四)

123

【夜別筵】(五)

128

【夜別筵】(六)

142

【美人賦】(一)

150

【美人賦】(二)

170

【美人賦】(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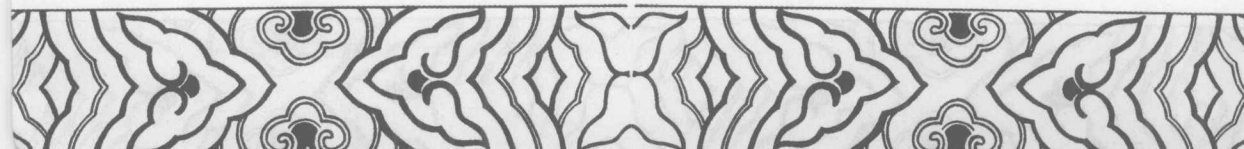
182

【美人賦】(四)

189

【美人賦】(五)

194





青烟只是静静地看着墙上的六幅画像。

这六幅里有五幅是帝王的画像，只有一幅，画面上的他，没有裘冕登极，只是白衣修身，丰神玉润，俊眉朗目，那样的风华绝然，眼神绽放的温柔总让她心痛——而其他五幅画像上的人跟他很像，很像……

他本该是帝王的命，可是却因为她，硬生生地被折断。

金桃说她在改变命运，她说眼前这人才是她的命运，因他才穿梭时空。可是她不知道什么是命运，如果爱上一个人就是命运，那么改变又何妨？她只记得那属于她的温柔。

无论是哪一世……

青烟从旁边的软榻上，拿起一件领口缀着白色狐毛的披风，点燃一只小灯笼后，又来到那六幅画像面前。只见她的手指，轻轻一触那六幅画像当中的第三幅时，猛然间——

那几幅画诡异地出现虚空的漩涡，刺骨的冷风从旋涡里旋转出来，

人们说，这是一面不祥的镜子，因为有人听到了它在哭。

流转几千年的岁月，这面菱花镜，渐渐渲染着青绿色的铜锈，蔓延开来诡异的纹路。夜深人静时，月光满盈的幽蓝，交织成生离死别的低语，仿佛带着潮湿的冰冷。

又仿佛是无边无际的黑暗中的导引，一缕似暖还冷的低语慢慢氤氲开来。那么冰冷的低诉，末梢却又带着一丝幽咽的眷念之感，像是要挽留些什么……

“……如果一定要付出代价的话，那么用我自己的魂魄，是不是就可以了？是不是就可以了……”

回应她的是，“你真的愿意？哪怕要忍受几千年的寂寞？如果可以，那我答应你……”磁性的声音响彻在虚幻的空中。

淡影之处，是身穿绛紫唐装的漂亮而精致的美少年，清澈幽蓝的眼睛，就像阳光下的碧海，闪烁着波光粼粼的光泽。

“我愿意……”风，吹散了这魔力的答案，无一丝痕迹。

夜的彼岸飘动着冰冷的魂魄，浅淡得仿佛是随笔一抹的水墨色，以



勾勒的幽怨姿容停留在镜的虚空之中……一起一伏，任时光流逝，黑暗的幽怨像水迹般静静晕染着，伴随着同样幽暗的低诉——

绛紫的灯笼上，“绛珠古记”这样神秘的墨字，妖娆地穿梭在时空的波光里——静静地等待。

.....

在这片布满藤蔓的庭院里，寂静无声，凉风悠长绵延，一次又一次转过，徒然留了寂寞。

一条青石小路细致蜿蜒地伸进幽深的庭院小巷中去。不同于中庭的喜气洋洋，此处的尽头，仅仅是萧索的青琐窗，闺房里坐着一个面容惨淡的红衣女子，怔怔望着绿锈的菱花镜出神。良久，终于探出素白的手指，轻轻地抚触着昏黄朦胧的菱花镜。

突见鬓角白发生，玉容消瘦唇褪色，她心里不由猛一惊，这就是她吗？

颤抖地抚着自己的双颊，轻触着苍白的唇瓣，模糊的眼里，早已不是当年的桃花般娇艳的脸面，而今却是一张干涩枯黄的脸，就如那庭院里凋零的牡丹花瓣；昏暗的光线，桌子上摆放着的凤冠，闪烁着的珠光，如此刺眼，而此刻加在身上，可是自己日夜赶制的，此刻艳红灿烂的霞帔，却是多么的讽刺，这就是自己得到的吗？

她尽心尽力，勤勉忙碌，为的是是什么？

指尖，轻触着镜面，划过娥眉，划过湿濡的眼角——那时娇媚的眼，此刻却满是憔悴，这就是自己吗？任是自己看了也讨厌，何况是年

轻的他？

——如果知道是这样的结果，也许那时的她就该拒绝，这样就没有现在这样的痛苦，没有这样的难堪。

能够与心爱的人长相厮守、心意相通……这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情了吧。

咬着唇瓣，却怎么也不显嫣红，如素白的宣纸，粗糙而惨白。

“啪——”猛地扫落化妆桌上的一切，扑伏在桌上，颠动着夹着银白的髻发，颤抖着娇弱的身子，咽呜着……

“啪嗒……啪嗒……”眼泪滴落在地上，在寂静的房间里，分外绝望。

那白地蓝花的青花胭脂瓷盒，碎了，一片，一片……散了一地的殷红的零落胭脂。

而那菱花镜，掉落在地上，却是纹丝不动，没有料想中的一地碎片，更没有所谓的裂痕，惟有静静的，躺在那冰冷的地板上，昏黄的镜面，流泻着一道寒光，阴冷，阴冷。

缓慢地抬起头，目光涣散，空洞洞的，面容异常苍白，站起身，一步一步走向白纱帐，轻轻脚步声，在寂静的房间里，有种空洞洞的声响，就像她空洞洞的眼睛，麻木地脱下身上的艳红的霞帔，换上了一身素白的衣裳，洁白而单薄。

但手指碰触到，悬挂在胸前的双玉蝉，手指迟疑了，呆呆地站着，恍惚着思绪，静静闭上眼睛——



冥冥中，这就是宿命吗？注定自己的无奈不由人的悲苦一生？不禁颤抖恸哭，转眼却已成空……到头来却是为她人做嫁衣裳。

“汐儿，这……这是你路伯父唯一的血脉，也是你……你的夫婿！”当爹爹，抱着尚在襁褓中的他，那个才两岁的婴儿，喏喏地站在自己的面前，满脸懊恼，心虚地拿着一个玉蝉，结巴地说着的时候，她知道，自己的心碎了。

路家——绯月馆，都说敢保天下之物。当年朝廷暗生浮变，要不是绯月馆保护着，爹爹恐怕早已遇害，绯月馆对自己家的恩情，又岂是三言两语能够了却？

只是绯月馆的馆主路默笙，因为爱妻青芜夫人病死，发狂下令绯月馆上下陪葬，也许这绯月馆的人都过于愚忠，四轩六阁的人，竟然真的全数饮毒自尽而亡，一夕之巨变，武林震惊唏嘘，素来这路默笙都以邪魅花心闻名江湖，只是想不到这样的人，爱上一个人，竟然如此疯狂——

惟有其弟路墨羽，因不忍路家绝后，亲自带上路默笙的独子路砚晚，托付给曾与其有过婚约的月家，也就是她——月汐。

只是令人惊骇的是，那路墨羽，以血咒尘封了绯月馆，自己也自尽于白隐山，那座埋葬了绯月馆上上下下的孤山。

她曾看到爹爹暗下流泪，索然悲叹道，“人怎么就堪不破这情字……徒添了这些冤魂，真是可惜了，难得天下有这么个桀骜的人。”

她不懂，真的不懂，为何有人能如此轻薄生命，难道真的是爱得痴



芳草。”

“砰——”门乍然踹开，艳红的袍子，俊秀年轻的少年脸上，如月的眸子里满是慌乱的神色，如纸般苍白着脸，一看到悬梁上摇晃着的单薄身子，白色的绫缎，衬着那决然仰着的苍白的脸，嫣红的胭脂讽刺般显得那脸更加苍白无色。

那苍白的脸上，无一丝痛苦的冷然，而后仰的头，青丝抛空怅然而下，一身苍白的颜色，这青丝却是如此绝情的色墨，如此妖艳的黑和白。

俊秀少年颤抖地冲过去，抱下那摇晃着的身子，他彻底崩溃了，摇晃着那渐渐冰冷的身子，眼簌簌流落而下，悲切而绝望地哭叫着——

“你怎么这么傻，你怎么这么傻……”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那泪，让人看了委实不忍心。

惨淡的空气中，吟吟的，虚弱地叹着，弱弱的，如若一缕青烟拂面，“如果有来世……我本希望与你结发……可是，此刻我却更希望，我只是我……你只是你，两……不相欠……”，声音，哀怨悲切……那样她就可以不恨，可以不怨。

但少年只是跪在那儿，一身的艳红，紧紧地抱着那苍白的色彩，散开着的青丝，像是在延伸般——

红的艳，白的纯，黑的悲，此刻这样的三色，却是如此的绝望，也许当世界就剩下这三色的时候，沉默的无助，惨烈而悲痛，撕裂般的痛。

俊秀男子，忍不住悲痛，猛然咳声，血……流淌在指尖。



得可怕。

“哈……”美少年干笑了声，道，“这个……这个，好像是你把我叫醒……要问我是谁？嗯，是谁？时间太久了，我也想不起来了，不过只要知道我是这些古董们的守护神，就可以了！”然后，手指指地上的菱花古镜。

路砚晚，如月的眸子轻轻一颤，向那美少年瞟过去，那是能让人颤悚的眼神，却又让人心碎。半晌后他低声道，“你能实现我的愿望吗？”经营绯月馆一年来，他知道这世间有些事是无法用常人的思维理解的，这美少年凭空出现，定然不是凡人。

美少年倒是不惊讶他的要求，只是沉吟了一下，轻叹道，“你是要找寻她吗？即使她忘记了你？即使你生生世世地找寻？”

“是的！我愿意！”沉沉地回答声，没有一丝犹豫。

美少年突然咯咯笑了起来，促狭地眨了眨幽深的蓝眸说道，“既然你愿意，我又怎么能好拒绝呢？只不过，你也要答应个事。”

美少年见路砚晚默然点头，兴奋地道，“这个，我想借你的绯月馆看管些古董，时限为三百年，只要你帮我，我就能让你这绯月馆，屹立不倒，且无论岁月如何流转。只是你绝不能对这些古董存有贪念，还有我会给你些术法，只要某个古董发出暗光，你就帮我送到那些主人的身边。”

路砚晚，虽然不懂这美少年为何提出这样怪异的条件，但仍是点头答应，一想到月汐，他的心就隐隐抽痛，为了她，他什么也愿意做。



美,更像夜晚闪烁的繁星,每当那如美妙音符般,从我唇齿间流泻出来的时候,是如此让我心醉……”甚为舒服的东方语言,一下子华丽地在话筒间穿梭,对方还是个中国通呢。

但这自恋程度,就算是“尤利西斯”都要在此人面前羞怯了吧——

“当然,公爵您可是伦敦上流社交界的宠儿,谁不知道公爵您精通八国语言,而且每一国的语言在您高贵的口中吐露出来,就像小夜曲般吟唱,撩动淑女们的芳心。”

“真的吗?”对方闻言,面露羞涩,难掩欣喜之情。

“呀……公爵,您是在怀疑吗?”轻轻的滑落声,作态惊呼。

“不,不……我永远相信女皇陛下!”惊慌失措。

“呵呵……公爵您可真是可爱!听着你声音,我还真想念公爵您泡的皇家奶茶。”

“那……那尊敬的女皇陛下请务必光临伦敦,我们城堡的大门永远为女皇陛下您开启,到时本公爵一定亲自为您献上香醇的皇家奶茶。”

“呵呵,谢谢公爵您的厚爱,听说公爵您珍藏着一套乾隆爷的珐琅瓷杯?不知我可有这荣幸观赏一番?”当然,她打的主意可就是那套精美的珐琅瓷杯,曾经在乾隆爷手中流传下来,后来经过八国入侵,而流落到英国皇室的“胭脂珐琅瓷”,胭脂水纹缭绕描摹着西番莲和缠枝牡丹,据说那瓷杯,无论是拉胚,画工,用料,施釉,烧制都是顶尖,而且那画还是皇宫里顶尖的专业画师画制,所以说那东西可是代表了当时最高的艺术水



个女人——这是自己最好奇的，到底这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呢？尤其听说去年在纽约曼哈顿大道举办的冬季古董展会，就是绛珠古记策划，那个如军械库般的大楼，完美无缺的防盗措施，以及由一百三十多位专业鉴定委员评估的严格防伪委员会，还有展会开幕夜那场社交名流集聚一堂的正装晚会，至今让人称赞。

“奥古斯塔公爵，明天！明天我就飞往伦敦！”青烟，坚定地说出这话，那东西她要定了，不管那人是谁，想跟她青烟抢东西——没门！她倒要瞧瞧那人到底是谁？

“啊？真的？亲爱的女皇陛下，那我这就去准备，你喜欢的新鲜牛奶就让人从蒙马特尔山庄空运过来，还有皇家红茶，就用——”

咯哒——电话已经挂上了，不管对方是否还在讲什么，也不管自己是否会得罪对方。

青烟，妖娆地站了起来，神色颇为疲惫。

她青烟，身为皇朝古董集团的总裁，不过是现代红尘中的俗女子，一个妖灼红艳的俗女子，碧青丝，小巧的脸蛋儿，生着对狐媚的单凤眼，喜穿一袭素白旗袍，胸口总是带着个玉蝉花坠子，从小到大，从春天到冬天，都可见着这撩人的坠子，虽然配上这身旗袍是怪了点，但却也是别有一翻风情滋味。

平日里，最喜对着老旧的唐朝古董货——菱花镜，自恋倾绝地笑。

伸出嫩白的手，如水滴般的指甲，轻轻地拨弄着，欧式化妆桌上，透



也许，这些古镜里，隐藏了太多的秘密，菱花镜里形容瘦，想象着，怎么一个芳华绝代的女子，对着这镜子，梳络着长长的青丝，艳色胭脂，樱桃红唇，眼儿媚！

“绛珠古记？真是有趣，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什么红楼遐想呢，那女人该是什么人呢？算了不想了！总归自己多留个心眼就是了，现在这古董界越来越薄水了，眼看这些伪真品充斥黑市，自己还是早点找出些好货来。”

说起来，自己烦心的事真是多，那边那些“青氏远房亲戚”一直扯自己后腿，而外又有那么多“敌手”，这个世间又有谁可信的呢？最近连那个讨厌的刑警对自己又是紧追不舍，什么黑货，违规进出口，这不摆明说自己走私吗？

至于——那个汉代青瓷，要怎么让那狡诈似狐狸的陆老头割爱呢？那天然的色彩，细腻的瓷质，莹润明亮的釉层，优美的线条，无不让她想占为己有，美人计？青烟猛然摇头，依陆老头的狡诈，平白给他吃了豆腐，只怕还得不偿失。

用钱？那老头，行不通，上次有人出到一千万美金，他都摇头，那可是多少人民币啊……

昨个晚宴，好像都在说他的孙子刚从澳洲回来，好像还吹嘘得不得了，年青有为，英俊潇洒？真是有钱了，什么赞美的好词，都让他占尽了，不过，也许可以从他孙子下手，呵……



薄雾散去，那女子，低微着脸，青丝垂落着，穿在身上的白色袍子，看起来单薄的纤细，就如黑夜中孤单的白天鹅，耷拉着脑袋，萎靡地哀泣！

“你——你——是谁？”青烟心一颤，这太……阴森了。

“奴家，月汐——”音尾拉得长长的，像是吊着嗓子般，那声音缭绕清脆，酥软摇曳。

那女子慢慢抬起头，眼色朦胧，无一丝焦距，脸，白，很透白，隐约能看清她脸颊上的青筋，整个人像是笼罩在薄雾中，稍微风一吹，就会消失不见。

“月汐？你是人？是鬼？”青烟，暗想，虽然总有人说这古董行业是件诡异邪门的事，但自己不会这么倒霉吧？

那女子迷茫的眼神，微微聚拢，视线掉落在青烟的身上，茫然，而不知所措，“我——是人？还是鬼？”

那女子，突然蹲落下来，双手环抱着自己，恐惧地哭起来，断断续续，“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只知道自己一片漆黑的地方，那里好黑……好黑……我不知道，多久了，那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好怕！”

许是因为，哭泣，原本没有生气的人——呃，应是鬼了，似乎突然有了一丝“鬼气”！

“好啦——不要哭了！”青烟，忍不住翻了翻白眼，自己最怕女人哭，尤其还是这么梨花带雨的柔弱美人！

青烟，不做多想，上前想拉起她，但，刚碰到她的手，青烟，陡然收回，





“嘶——好凉啊！”

像是冬天里冰块，突然掉落在衣服里，那种钻心的冰冷，冷得让人忍不住打颤——想甩掉。

但，看着还在哭的她，像是一个迷路的小孩子，暗吸了一口气，伸手拉起她，叹了口气——

“好了，慢慢说，怎么回事？”

“我——这——”正要说，却再见青烟，胸前挂着的玉蝉，手颤颤地抓着那东西，眼直直盯着，默默地看着，细细地瞧着，珍视抚弄着玉蝉的每一丝脉络，痕迹，捂着胸口，泪，簌簌而下。

“你？认识这玉蝉？”青烟，见她如此，看着玉蝉，那眼神，满是深情，于是轻声问道。

月汐，缓缓地摇头，泪，无声落下，“我……不知道……只是看到这东西，我的心，很痛，很酸！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明明该是不认识的——可是，却又这么熟悉，为什么我的心酸得只想流泪！”絮絮，哭着。

青烟，轻抚着她的背，“也许，这东西，本是你的吧！它，承载了你的太多的悲伤，痛苦，所以，现在你看到它，才会心酸至此！”

“是吗？可是它带在你身上啊？怎么会是我的呢？”月汐，泪眼模糊地看着她，不解地问着。

“这，也不算是我的——是古董，历史的遗留，是唐朝的东西，我只是它现在的拥有者，我想，它，也许经历太久的时光沧桑，而我也不是它唯

花梨木
(一)



“花桐色紫红，微香，其纹有若鬼面，亦类狸斑，又名‘花狸’。老者纹拳曲，嫩者纹直，其节花圆晕如钱，大小相错者佳。”

——花梨木，《广州志》记载

花梨木花语：平凡。

“绛珠古记”——看着灯笼上，绛紫的颜色，醒目而刺眼。

“哎……”青烟，忍不住幽幽一叹，不知道自己怎么会答应？只是看着那清澈的眼睛，自己就好像被蛊惑了似的。

“不过……如果……真要自己在这古代去开创一家古董店……大概很难吧……”青烟自言自语，半眯着妩媚的眼睛，状似悲哀地想着，想不到自己竟然沦落到替人看店的地步，而且……开在西市闹区，却连个人影也没看到……跟对面的“收宝胡商”的门庭若市相比，这里可真是凋零的古董店……

而这个罪魁祸首就是眼前这个正拿着鸡毛掸子在忙碌的金发蓝眼眸的美少年……这个金钱白痴！卖古董还挑人的白痴！说什么古董不喜欢那些人？难不成古董自己还会选主人？真是无稽之谈……照这样的理

论，非饿死他不可！青烟，嘴角冷嗤一笑。

瞧他，一点也不担心这古记的生意，悠闲地穿梭于梨花木桌间，身影漂浮于摆放着古董的碧纱柜橱，或雕花壁橱，忽高，忽低，像是辛勤的蜜蜂周游于花间。

还不时，哼着古怪的调子……似咒语的调子，真是怪人——不过，呵呵，看着这样可爱的美少年，在眼前晃来晃去，怎么说眼睛也是非常舒畅的，尤其这个美少年还是自己最新的宠物，换个意思就是——美少年奴隶，多么诱惑的宠物，青烟如果不是要顾及她如宫廷公主般优雅的姿态，怕是早就得意得如白鸟丽子般嚣张而尖锐大笑了，这么好的事可不是人人都能“康”到的。

当然，这一早上的时刻里，这可爱的宠物，一直把脸半藏在他的金发下，屡次偷偷往她这偷瞄着，碧蓝的眼眸，看起来似乎非常幽怨——是的，非常不甘心的幽怨，谁知道，这女人这么可怕，不但设陷阱陷害他，比如笑得非常无辜优雅，魅力无边……诱惑他拿出他守护的宝贝古董们，害他脸红心跳，然后他一个恍惚，这些宝贝东东之一、二到了她的手里，再然后——她卑鄙地放在她指尖晃来晃去。

——再再然后……呜……呜……他就答应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最不平等等条约如：成为她的奴隶，随她使唤，一想到这，幽怨的眼神更是浓浓地漫向青烟……努着红润的唇瓣，他好不甘，好不甘……明明应该他才是受人尊敬的守护神……呜……呜……他可不可以反悔？

